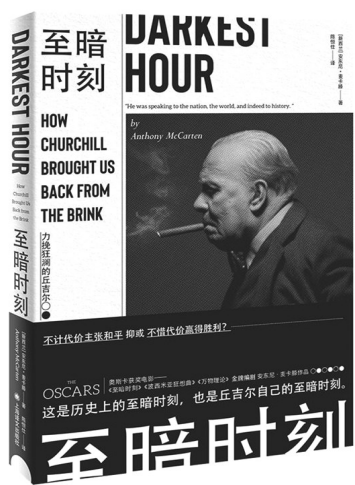




《至暗时刻：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新西兰]安东尼·麦卡滕 著
陈恒仕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好莱坞有部名片《最长的一天》，描述的是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盟军自此展开对法西斯的全面反攻。为这次反攻埋下重要伏笔的当是1940年5月底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英法联军成功撤退约33.6万人，最大限度保存了实力。

大撤退的前夜，正是德国发动闪电战摧枯拉朽吞并欧洲的关键时刻，也是英国政坛严重动荡、畏战情绪弥漫的至暗时刻。丘吉尔临危受命，短短数天便稳定了人心——不仅坚决打击希特勒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争取摇摆不定的美国后来参战创造了条件。

本书作者麦卡滕堪称人物传记的金牌编剧。除了本书的电影版收获诸多好评，他还是《波西米亚狂想曲》《万物理论》的编剧。不过，本书并非对剧本的简单复制。作为光影艺术，电影更强调剧情的冲突，甚至不乏虚构，比如国王在得

台静农的梅花真好，前些时候存得老先生一卷墨梅挂轴，底色真干净，不俗不甜，绵里藏针藏骨，有风致有情味，圈圈点点中无俗尘气，比他的字越发见墨如面。当年张大千称赞并不虚枉。汪曾祺的梅花也好，难得是红梅。略有一丝轻媚，那是流连旧式庭院的才子襟怀。红梅容易俗，近乎桃花。家里汪先生那一枝老红梅，红晕点点，宣纸上旧痕也点点，点点都是旧味。

迷台静农迷汪曾祺多年，有缘存一份真迹，是文气也是福气，更多了亲近老民国的心意。

我喜欢民国人的白话文，年轻的时候，一次次熬夜读鲁迅读郁达夫读巴金，孜孜不倦于张恨水的小说，对书店里一本《边城》念念不忘。我老家岳西穷乡僻壤，书籍匮乏，很多次为了借一本书翻山越岭二十里。

读古典文章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也会写作。直到看见《雅舍小品》。

梁实秋启蒙了我的写作。写散文随笔多年，时常会想到梁实秋的写作态度与方式——学贯中西，下笔行文没有洋气的生涩与古气的沉闷，全然名士风度，超脱冷静，讲究趣味。现在很多人写散文，泥沙

知丘吉尔被提名首相时，情不自禁地说，“他的履历就是一连串的灾难”。还比如，当丘吉尔面对议和派的强大压力时，国王深夜拜访，顿时让丘吉尔与法西斯坚决抗争的信心爆棚。

作为光影艺术，电影不可避免地剥离一些缺乏故事性的内容。相较而言，文字束缚则要少得多，想象空间也更大，尤其在呈现史料真实性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读者翻开本书第一页起便深感惊心动魄，眼前不时交替浮现出丘吉尔与政坛和战场对手激烈交锋的一幕幕。

多年来，电影和文学作品对二战的书写从未间断，几近形成一种特有的“谱系”。麦卡滕并不讳言，写作此书受到曾在二战中征战过太平洋和意大利两个战场，并“一生发自心底膜拜丘吉尔”的父亲的影响。这充其量只是麦卡滕创作的由头罢了，他对丘吉尔的所有书写都有详实史料支撑。

就像电影台词形容的那样，丘吉尔的“履历是一连串的灾难”。大家公认他“善表演，好炫耀，夸夸其谈，诗人，记者，历史研究者，冒险分子，忧郁，疑为酒徒，已到六十五岁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而最为人知的却是，一路走来，败绩连连，总把握不准态势，须明判时屡屡构错，且该类错误竟成家常便饭”——无论是此前的政绩，还是战绩，抑或对党派的忠诚方面，丘吉尔鲜有拿得出手的成绩，唯一一次博得公众好感的，是他作为采访英布战争的随军记者在被南非俘获后成功逃出。不过，丘吉尔此前的所有过失，都像是后来力挽狂澜帮

此前所有过失都是成功的试错

——读《至暗时刻：力挽狂澜的丘吉尔》

禾刀

助英国走出至暗时刻的有益试错——那些所谓履历“灾难”不仅锻炼了丘吉尔的军政才能，还炼就了他那坚忍不拔的性格。

丘吉尔走马上任首相一职看似存在太多侥幸。因为致力于绥靖政策，前首相张伯伦遭到朝野强烈批评，原本最有力的竞争者哈利法克斯伯爵自感难以获得反对党派认同，主动辞谢首相一职。相比之下，丘吉尔一直在为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步入政坛巅峰做准备，所以他并未觉得自己出任首相是什么侥幸，反倒理所当然恰逢其时。与其说这是自信，不如说这是丘吉尔长期精心准备的结果。

众所周知，丘吉尔演讲才气过人。张伯伦交给丘吉尔的是这样一个烂摊子：“英国分裂，政府没能凝聚心力，反倒政派纷争，因为人人偏执于自我，对鸡毛蒜皮问题的争执无休无止。”本书中，麦卡滕着重聚焦了丘吉尔名垂青史的三次伟大的演讲。正是这三次演讲，不仅在关键时刻迅速聚拢了正在滑向涣散谷底的人心。麦卡滕认为，“他的演说读来略显老套，气势凌人，且有玩弄词藻以至于夸夸其谈之嫌，虽则如此，但绝不乏精词妙句，华彩段落，足令纵是是上下千年的听众刻骨铭心”。

丘吉尔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当然也极富真情实感。他特别注意演讲词句的精雕细琢。几乎同一时期，热衷演讲的希特勒频繁地大唱他的那些陈词滥调，裹挟着德军在欧洲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希特勒咄咄逼人的演讲在欧洲制造了巨大恐

慌。两相比较，“希特勒极端自我，‘我’字贯穿其演说始终”，丘吉尔则洞若观火，“他深知，‘我们’两字在号召英国民众投身于如此一场殊死战斗时所具有的威力”。丘吉尔懂得发动人民的重要意义，他的演讲简单干脆直接，信号强烈。比如他号召英国军民团结一心抗击德国法西斯时用到了“滩涂、登陆之地、田野、山岗、海域、空中”等词语，就是为了表达与法西斯全面决战的坚定决心。

本书有一个细节当归功麦卡滕的“发现”。丘吉尔一度同意议和派建议，即与墨索里尼政府接触，以期与希特勒实现媾和，并称“只要保住我方底线和主要力量并以此谈判，纵使割让某些领地，如果能摆脱当前困厄便谢天谢地了”。麦卡滕通过研究发现，丘吉尔之所以这样说，更像是他作为老练政治家的又一次出色“表演”。丘吉尔出任首相时，组建了包括反对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他还将明显会同他唱反调的前任首相张伯伦以及哈利法克斯伯爵纳入战时内阁——他太懂得，危难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重要性。在敦刻尔克撤退关键时期，他表面同意与希特勒媾和，这样既可化解议和派压力，同时也是对希特勒的缓兵之计。历史清晰地表明，他，丘吉尔从未动摇过战斗到底的坚定决心。

麦卡滕有一点没有提及，那就是丘吉尔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从文学角度折射出丘吉尔过人的文字驾驭能力，这自然也会为他战时的精彩演讲加分。

有同道说，此集对前辈颇多赞誉，是否过当？阅世日深，知道学养不易强求。人在点横撇捺中沉浮周旋，并不容易。

有论者指责鲁迅火气太大，知堂冷寂苦涩，巴金抒情太多，茅盾调子太红，徐志摩太浓，俞平伯太僻，废名太崛，孙犁太枯。指责恰当，我都赞同，但不改偏爱。一来这些前辈已故，二则人家写的字多，读的书多，下笔有自家性情、自己面目，哪怕性情乖张、面目寝陋亦是自家性情、自己面目。文章最怕无性情、无面目，文章家最怕无性情、无面目。

那代人的风仪，逝去了，就没有了。前尘如梦，旧情似水，百十年前的人与事曾经笔尖，再看时有悲有喜，最难将息。

（作者系安徽作家协会副主席）

读性情文章

胡竹峰

俱下，不知所云，没有梁实秋那样的气派与追求，显然也是一个原因。

梁实秋是典型的才子，行文花气袭人，笔锋常带情感，如在山阴道上。文学史上谈到白话散文，梁实秋是绕不开的一位。《雅舍小品》影响很大，海内外出了几百个版本。梁实秋写生活中一些稀松平常之事，观察入微，感怀独到。其文好在自然，写得率真，兴到笔随，取材随意，用笔也不着力，读来轻松可喜，仿佛江南小巷、流水人家。让人感到不足的是，一百多篇文章只用一种写法，一口气写下去，大概是专栏文章，字里行间犹存报章气，隽永不足。

后来读王力、汪曾祺、孙犁，觉得气息不壮，却大有所得。废名天真烂漫，自说自话、一意孤行。郁达夫率真，有名士风度。他们都影响过我。

有朋友问，你是哪路文章？自我感觉，稍微有些婉约，从来不曾

豪放，旷达从容、透明欢喜多一点吧。文学艺术上不可能硬要模仿谁，气息是否投合似乎是先天注定的。一个人的文章三五句读下来，投缘的，彼此文气贯通。心迹不通的先贤，从来远远敬仰，只会拜服，味道隔着，没办法逾越一步。

抱着这样朦胧的心愿，我写出了一本《民国的腔调》。起初设想每篇三千字，写着写着，有些写长了，有些写短了。顾不得许多，索性一路信笔。情节要短，情怀要长，拘泥于事实，还要狠狠删削，笔调像文史随笔，又得收一收。工笔写一脉山岚，不如水墨写意淡淡点染，过程很奇妙很有趣，也很长学识。

书出版后，又再版了一次，读者各有褒贬，还是舍不得抛弃我的冥顽我的迂阔我的偏见我的无知我的肤浅。

